



汉唐文学 辨思录

杨

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唐文学 辨思录

杨

明
著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文学辨思录 / 杨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25—4009—X

I. 汉... II. 杨...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汉代—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428 号

汉唐文学辨思录

杨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15,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25—4009—X

I·1771 定价: 4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杨明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在复旦大学本科毕业,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某中学执教达十年。一九七八年他考入复旦中文系为硕士研究生,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由我指导。此期间他学习认真,成绩良好,所作读书报告内容通达,见解中肯,常有新意。一九八一年研究生毕业,即留在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不久即与我合作编撰《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书(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第二、第三卷),前后历时约达八年。出版后因成果优异,颇得学界重视。九十年代,他又独立完成了《刘勰评传》一书。以上是他三种重要著作,其他尚有多种。他治学态度严肃认真,读书细心,平时注意积累材料,不急功好利,为了弄清一些问题,常常查阅不少材料,以求得真知灼见为最大愉快。他为人谦和,在学术上已取得优秀成绩,却毫不自满与骄矜;但对于经过钻研获得确切认识的学术问题,又能坚持己见,敢于向对方(包括某些权威人士)提出异议,不随波逐流。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是很可贵的。

除以上所述著作外,杨明同志还注意写作单篇论文,二十余年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今他自己挑选三十余篇,编为一集,将公开出版,诚为喜事。重新细读他的论文,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若干古文论中的术语概念,考订辨析,细致入微。由于提供材料丰富

翔实,态度客观冷静,往往能得出准确可信的论断,令人首肯。书中如《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典论·论文〉“书论宜理”解》、《说“体二”》、《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等篇,均属于此类。尤其值得重视的,书中有研讨“意象”、“隐秀”和“兴”、“意境”等论文数篇,资料翔实,考辨细致,对古文论研究大有裨益。意象、意境是中国古文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过去论者颇多,其中也不乏模糊影响的皮相之谈,杨明同志的这些扎实论文,对于这两个重要概念的起源、演变与特色的深入探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结合历史背景,对一部分文学现象,考订分析十分深入。杨明同志重视读史,不但认真读正史,还多读各种有关史料,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学术史等诸方面的历史背景都比较熟悉,并善于把文学现象与历史情状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考证与剖析,因而对不少文学现象往往有独具匠心、出人意料的深刻妥帖的解释,使人折服。书中《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陆机赋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盛唐边境战争和边塞诗歌》、《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等篇章都属于这一类。中国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大抵主张治学应当打通文史哲,杨明同志能够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值得称道。在目下许多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不重视读史的环境中,他的这一特点更觉难能可贵。第三,对于古籍中的引文起讫十分注意辨析。古书不加标点,更不用引号。有些古书,往往在一段中引用多种来源的材料,有时又插入编者的补充解释和按语。某一种来源的材料,编者的己见,其起讫如何,往往很难判别,必须细心全面地考核分析,如果该材料来源的原书今尚存在,应仔细耐心地核对,这样方能获得准确的

判断。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小序、题解，往往引文繁富，我过去研读《乐府诗集》，即深有此感。目下通行的《乐府诗集》标校本（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小序、题解中的问题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引文起讫判别不清。杨明同志此书中《〈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两文，在这方面做得很细致出色，值得读者（特别是古籍整理者）的重视。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书中尚有其他的特点，细心的读者当体会得到。

我一向认为，单篇富有新意的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会超过完整而有系统的书籍，因为后者尽管也会有不少新意，但为了照顾全面和系统，不免要讲述不少陈言，这是限于书的体例，不得不然。我过去与杨明同志合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书，也不免有此现象。而杨明同志的这部论文集，却是篇篇有新意，富于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不发空泛之论，不蹈袭陈言，这是我特别要向读者推荐的。

王运熙 于沪上寓所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王运熙	1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		1
魏晋文学批评对情感的重视和魏晋人的情感观		12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29
《典论·论文》“书论宜理”解		42
陆机赋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47
感时叹逝 推理散忧——读王羲之《兰亭诗》		64
宫体诗评价问题		71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		86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意象”、“象”辨析		106
《文心雕龙·风骨》三议.....		118
刘勰论“隐秀”和鍾嵘释“兴”.....		137
鍾嵘《诗品》注释商榷.....		152
说“体二”.....		166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解		176
《文选》臆札.....		189
读《文选集注》札记二则.....		197

盛唐边境战争和边塞诗歌·····	206
读杜甫《前出塞》札记·····	256
张继诗中寒山寺辨·····	264
浅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	273
《唐诗纪事》中计有功本人的说明与评论·····	286
从几首诗看天宝末年李白对杨国忠的态度·····	298
论李白《大鹏赋》的主旨——兼谈大鹏意象的演变·····	307
读李小识·····	320
读李琐记·····	330
李白《乌栖曲》、《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注释拾遗·····	340
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	344
《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	357
读《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本朝文粹·省试诗论》·····	375
关于意境的两点浅见·····	390
古籍中“意象”语例之观察·····	402
著述要目(1978—2004)·····	440
后记·····	443

魏晋南北朝时代 “文学”一语的含义

关于“文学”一语的含义，郭绍虞先生称先秦时“文学”乃兼文章、博学而言，与学术分不开；两汉则以“文学”指学术、博学，以“文章”指属文著述（包括辞赋、奏议、论说、记叙等）；而魏晋南北朝人则将“文章”与“文学”合而为一，“以‘文学’作为属缀文章的学问，而以‘文章’为文学的作品。……所以‘文章’、‘文学’只是一件事的两种看法”^①。郭先生的观点大概可以用下列公式表述：先秦，“文学”即学术；两汉，在以“文学”指学术的同时，又以“文章”专指写作；六朝，尤其是南朝，“文学”即“文章”，专指写作，不包括学术、学问。

郭先生这一论断颇有影响，国内外不少著作均沿袭其说。不过也有所修正。如敏泽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认为，六朝人使用“文学”一语，有时是指文章写作，但有时“仍袭旧说”指学术。这就比郭先生所说来得全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杜书瀛先生撰写的“文学”条目，也与敏泽看法相同。

日本兴膳宏先生有《“文学”与“文章”》一文^②，认为先秦、

汉代所谓“文学”是指学问，而六朝时的“文学”概念中，则“文章”与“学问”二者并存。文中列举《世说新语·文学》和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的《文学传》等为据，说明当时所谓“文学”不外乎“文”与“学”之意。所举《梁书·徐摛传》记载的萧衍之语“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尤其明白地说明了“文学”即“文”与“学”。

我非常同意兴膳宏先生的意见。郭先生欲从“文学”语义的变迁看出文章写作的发展，可谓见微知著，可惜解释尚不够准确。兴膳宏先生的说法则准确而全面：六朝人所谓“文学”，并未等同于“文章”，而是始终包含“学问”之意在内。

不过，在当时人使用“文学”的例子中，有时可清楚地看成是分指“文”与“学”（如萧衍所说“文学俱长”），有时则颇觉笼统；有时似偏指文章，有时又似偏指学术。因此，综观这许多用例，是否还可这样表述：“文学”乃是泛言文教，泛言文化修养，并非专指写作。但因自汉代以来，文章日益重要，故“文学”渐渐包含了文章写作之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甚至是偏重于指文章写作。但无论如何，只是偏重，而非等同。以下即观察一些用例，加以说明^③：

〔1〕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
（指刀）。（《艺文类聚》刀部引《魏武帝令》）

“不好武而好文学”，“文学”与“武”相对，是泛指。

〔2〕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余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魏文帝纪》）

“好文学”之下即言“著述”，其“文学”当然包括写作。但其实

仍是泛称。编纂类书《皇览》，即偏于学问之事。同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云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其“文学”也只需作宽泛理解。

〔3〕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

（《三国志·王粲等传》）

曹丕、曹植固然爱好文章，所罗致交好者如王粲、刘桢、陈琳、徐幹、应玚等人，亦以文章著称，但诸人亦自爱好学问。同传裴注引《魏略》云，邯郸淳“博学有文章”，“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植亦求淳”。以下即记载曹植与邯郸淳初次见面情形。曹植自我表现，侃侃而谈，论及宇宙天地、政治军事，亦“颂古今文章赋诂”，“诵俳优小说”。可知丕、植之“好文学”，罗致文学人才，不应仅理解为爱好文章写作，而亦包括爱好学问在内。《文心雕龙·时序》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紧接着便述曹氏父子“雅爱诗章”，“妙善辞赋”，“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若仅就此处观之，其“文学”甚易使人以为仅指文章之士。其实若将其语置于大背景上理解，则仍解作具有文化素养的博学能文之士较确。

〔4〕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

（阮籍《与晋王荅卢播书》）

此例可与《三国志·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并观。“文学”与“敷藻”、“文章”对举，应理解为偏指学问。不过这只是特定场合的用例。

〔5〕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掌赞诏命，平

处文籍，故前世多参用文学之士。议郎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其以峤为散骑常侍，兼与中书共参著作事。（司马炎《以华峤为散骑常侍诏》）

“赞诏命”、“著述”是文章之事，“承答顾问”、“论议”是学问之事。“参用文学之士”，既取其长于作文，亦取其博学多识。

〔6〕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抱朴子外篇·循本》）

“文学”泛指文教素养，并非专指写作，当然也可包括写作。

〔7〕（刘）义康不好文学。（沈约《宋书·袁淑传》）

泛言刘义康无文化素养，不是专指他不爱文章。同书《武二王传》：“义康素无术学。”其意相近。

〔8〕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文学”亦泛指文教。

〔9〕引纳文学之士，……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纪》）

此例也曾作为“文学”等同“文章”之例。其实恰表明“文学”不等于“文章”：“讨论篇籍”主要是学问之事，“继以文章”则指写作诗文。简文并不只是好作文章，同时也甚喜学问。

〔10〕时杜龠为吴兴太守，专好勇力。其所部多轻险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书翰，仍敕龠曰：“卿年时尚少，习读未晚。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毗佐。”

造次之间，必宜咨禀。”（《陈书·文学·颜晃传》）

该传称颜晃“好学，有辞采”。而梁元帝使晃管杜龕书翰，并不仅因晃长于作文，可为之起草文件，还因他富于学问，可供咨询，以匡杜龕之不足。所谓“文学之士”，应这样理解。

〔11〕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翫，非宏才也。”（《颜氏家训·文章》）

此事载于《文章》篇，则所谓“辞藻”，主要是指文章写作而言。但“嗤鄙文学”之“文学”，实泛指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而言。席毗长于吏事，认为高深的文化修养于吏事无用。同书《名实》称东莱王韩晋明“笃好文学”，他考察某士人，令其赋诗，又问以《礼记》中事典。“笃好文学”之“文学”，也是泛指，既不专指文章，也不专指学术。

〔12〕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鯁慰良深。（萧绎《手敕报颜之仪》）

颜之仪献《神州颂》，萧绎乃手敕报之。此处“文学”偏指写作。但仍应理解为富于文化教养，只是突出其中的写作才能而已。

综观以上诸例，六朝时“文学”一语并未专指文章；似乎也不必分为指文章的新义和指学问的旧义两类，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泛指文教、文化修养而已。其实自先秦两汉以来，“文学”的基本意义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这样一种宽泛的意义。不过，先秦时文章写作的地位很不突出，故“文学”使人感到只是指学术、学问。汉代文章写作的地位渐渐突出，但毕竟尚未普遍，尚未被认为是士人必不可少的

素养,故“文学”仍未包含写作之意;若需要专指写作时,使用“文章”一语。至六朝,写作渐成极普遍之事,写作能力几乎成为士人文化修养中不可少的部分,故“文学”也就常常包括了写作之意。但只是包括,而非等同。等同者大约只有一个特例,即宋文帝立四学,内有谢元之“文学”,即文章之学。但那“文学”二字乃偏正关系,与“儒学”、“玄学”、“史学”的结构一样,与一般用例中“文”“学”二字并列的情况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六朝时“文学”的含义,既承袭先秦两汉,又在其具体内容中添加了新的成分,于是成为可以理解成兼包文章与学问两方面意义的概念。这有其深刻的原因,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很多学者已指出,这是文章写作日益发达的结果。这里还想从另一侧面强调一下,即“学问”也始终是文人修养、文人生活中的重要方面。

先从文人修养方面举些例子:大家称颂文人时,常是兼从学和文两方面而言。汉代已有此种情况。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终军传》:“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楚元王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所谓“能诵《诗》《书》”、“辩博”、“通达”、“通《诗》《书》”,都可说是指学问而言。又如同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语,说朝中文臣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至蔡邕等人称桓彬“有过人者四”,其一为“学优文丽,至通也”(《后汉书·桓彬传》)。便将“学”“文”二字对应并列。六朝时,这种称颂方式不胜枚举,几乎成为一个套式。如:

〔1〕(张衡)学为人英,文为辞宗。(夏侯湛《张平子碑》)

〔2〕(褚渊)眇眇玄宗,萋萋辞翰。义既川流,文亦雾散。(王俭《褚渊碑文》)

按:玄宗、义,都指学问而言。当时人研习学问,甚重玄学。“义”的意思,大致即相当于“学”。时人喜清谈;善于清谈,便是富于学问的重要表现。而谈论学问,谓之“谈义”。彼时典籍中常见“文义”一语,意即“文学”。《世说新语·文学》记事约百则,前六十余则有关于“学”,后面约四十则有关于“文”。而前六十余则中,除前四则言汉人注经等事外,以下约六十则均述魏晋人士(主要为晋人)长于玄学和清谈论辩之事。可与此则并观,知“谈义”乃是指谈论学问。

〔3〕(殷冲)有学义文辞。(沈约《宋书·殷淳传》)

按:“学义”亦即学问。

〔4〕伏惟殿下……牢笼文圃,渔猎义河。(萧纲《上皇太子玄圃园讲颂启》)

按:“牢笼文圃”言擅长作文,“渔猎义河”言学问广博(这里亦包括佛学)。萧纲所上的颂称萧统“涟漪义水,照耀文华”,颂序称其“搦管摘章,即便娟锦缛;清谈论辩,亦参差玉照”,其意亦同。

〔5〕方今皇帝(萧衍)……文丽日月,学究天人。(鍾嵘《诗品序》)

〔6〕(江总)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陈叔宝

《授江总尚书令册文》)

[7] (徐陵)耕耘书圃,弋猎文场。(江总《特进光禄大夫徐陵墓志铭》)

[8] (庾肩吾)文宗学府。(宇文道《庾信集序》)

[9] (辛德源)枕藉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刘逖《荐辛德源表》)

[10] (卢询祖)下学上达,钻幽洞微,九流百氏,异轸同归;文成钟律,韵响珠玑,丽词泉涌,壮思云飞。(卢思道《卢记室诔》)

按:前四句称其“学”,后四句称其“文”。

[11] 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高潜《遗杨遵彦书》)

[12] 学综流略,慕孔门之游、夏;辞穷丽则,拟汉日之卿、云。(卢思道《劳生论》)

按: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其“文学”实乃学术之意,卢氏此处即用以指“学”。

这种从“学”与“文”两方面称颂人物的方式,影响及于后世,甚为深远。虽说几乎成了一个套式,但足以见出在人们心目中,学问和作文,是文人修养中不可缺一的重要内容。故如王褒教训幼辈云:“若乃玄冬修夜,朱明永日,肃其居处,崇其墙仞,门无杂糅,坐阙号呶。以之求学,则仲尼之门人也;以之为文,则贾谊之升堂也。”(《幼训》)萧绎《金楼子·立言》还有如下一则记载:

魏长高有雅体,而才学非所经。初官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死,文笔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无忤于色。更觉长高之为高，虞存之为愚也。

所谓“谈”，即清谈；“文笔”，即作文；“商略”，当指商讨学问等。三者亦即“文”、“学”两个方面。魏长高不长于作文，又少学问，故为虞存所嘲笑，谓魏若作文论学，将使人不堪忍受。而魏有雅量，面无愠色，故受到萧绎称赞。不过从虞存的话中可看出，学和文二者，确被当时人视为士人必须的修养。

再从文人生活方面说。对于六朝士人而言，谈论学问和写作诗文，同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谈论、研习学问，不仅是实际的功利的需要，与利禄有关，而且成为一种娱乐，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史上盛称曹氏父子兄弟、南齐萧子良、梁朝萧氏兄弟以至陈叔宝等王公贵族招徕文士，聚会作文。其实他们不但好文，亦好学；聚会时不但作文，亦论学。只要翻阅史传中有关记载，便不难明白。这里只略举当时人若干诗文为例：

〔1〕应玚《公宴诗》：“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辩论”二句，即概括地写出邺下文人聚会时以“学”和“文”二者娱乐心志的情景。

〔2〕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时乃高辟雪宫，广开云殿。……聿兹游客，朋来旅见。辞人才子，辩圃学林，莫不含毫咀思，争高竞敏。”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任昉为其“八友”之一